

青玉獅子香炉

# 青玉獅子香炉

〔日〕陈舜臣——著

姚巧梅、袁斌——译

ISBN 7-309-03888-2  
定价：28.00元  
广东人民出版社



# 青玉狮子香炉

〔日〕陈舜臣——著 姚巧梅、袁斌——译

青玉狮子香炉

陳舜臣

© Chin Shun Shin 199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9—212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玉狮子香炉/(日)陈舜臣著;姚巧梅、袁斌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633—9377—0

I. 青… II. ①陈…②姚…③袁…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00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 28 号 邮政编码:2711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125 字数:14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定价: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陈舜臣所获主要奖项

- |          |                                              |
|----------|----------------------------------------------|
| 1961年8月  | 《枯草之根》获第7届江户川乱步奖                             |
| 1968年    | 获《半日会》神戸市民奖                                  |
| 1969年1月  | 《青玉狮子香炉》获第60届直木文学奖                           |
| 1970年3月  | 《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获昭和四十五年<br>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
| 1971年10月 | 《实录·鸦片战争》获第25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
| 1975年10月 | 获神戸市民文化奖                                     |
| 1976年9月  | 《敦煌之旅》获第3届大佛次郎奖                              |
| 1983年10月 | 《叛旗——小说李自成》（与陈谦臣共译）获第<br>20届翻译文化奖            |
| 1985年2月  | 获第36届广播文化奖                                   |
| 1989年2月  | 《茶事遍路》获第40届读卖文学奖（随笔·游记奖）                     |
| 1992年3月  | 《诸葛孔明》获第26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
| 1993年1月  | 获第63届朝日奖（创作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为背<br>景的文学作品，对日本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
| 1993年3月  | 获第51届日本艺术院奖                                  |
| 1995年11月 | 获第3届井上靖文化奖                                   |
| 1996年10月 | 获大阪艺术奖                                       |
| 1998年11月 | 获三等瑞宝勋章                                      |

# 致中国大陆读者

从我1961年发表推理小说处女作《枯草之根》至今，已经过去将近五十年了。回首往昔，当初正是以推理小说初登文坛，开始从事我十分喜爱并带给我无数快乐的写作生涯。因此，推理小说对于我自己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并具有纪念性质的写作领域。多数中国大陆读者对我作品的认识与了解，恐怕大多来自历史小说与散文、随笔，因此欣闻自己的推理小说《青玉狮子香炉》、《重见玉岭》（此次更名为《玉岭的叹息》）、《方壶园》（合并至《青玉狮子香炉》）将在大陆出版，让读者有机会接触我最重要的写作领域，深感十分荣幸与高兴。谢谢！

陳舜臣

2009年12月20日

# 代序

## 陈舜臣的推理小说

新保博久

我在陈舜臣推理小说经典选集《焚画于火》的解说中曾提到，与当下诸多文学奖项林立的态势不同，以前推理作家能荣获的殊荣只有三项：江戸川乱步奖、直木奖以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而长久以来一人全部囊括的作家只有陈舜臣，所以“三冠王”就成了他的美称。最近高桥克彦、桐野夏生以及东野圭吾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但陈舜臣的“三冠王”具有这些后生作家身上所没有的特征。乱步奖是面向公众征稿的推理小说新人奖，一般而言获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初登文坛的处女作，接下来大多数人都会按部就班先后获得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直木奖（如果不局限在推理小说范围内的话，现在一般的获奖路线是：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山本周五郎奖→直木奖→柴田炼三郎奖→吉川英治文学奖。当然这个路线上的每个阶段并不一定都要逐一遵循）。作家一般都会凭乱步奖和协会奖，先在推理小说领域内确立其地位，再通过影响更大的直木奖（最初推理小说总体而言处于劣势），在文坛上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而我们看看陈氏，1961年以《枯草之根》初登文坛即荣获江戸川乱步奖，1969年凭借《青玉狮子香炉》（在此次出版中与《方壶园》合并）夺得直木奖，第二年凭借《重见玉岭》（经作者同意，此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更名为《玉岭的叹

息》)与《孔雀之路》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样的路线不同于后生作家们，其顺序是先后颠倒的。也就是说在成为推理作家之前，他已经成了跨越小说类型的作家，独领风骚。

我不想多说诸如“这足以证明陈氏初期推理作品在文学方面也非常优秀”之类的话，只是事实恰巧如此而已。不过，这正是因为陈氏没有过分囿于推理小说，而对所有作品一视同仁，无不倾注了满腔热情。因此，他独特的获奖路线可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事实上，自从1963年短篇集《方壶园》(1962年)被提名入围推理作家协会奖(获奖作品是土屋隆夫的《影子的告发》)以来，先后于1967年凭借《焚画于火》与《崩溃的影子》(获奖作品是三好彻的《风尘地带》)、1969年凭借《浑浊的航迹》与短篇集《红莲亭的狂女》等屡获协会奖提名(1969年获得直木奖)；1968年由于前一年全身心投入到巨著《鸦片战争》的写作中，因此没有写出入围的推理小说(即使是这样，仍发表了十多篇中短篇推理作品)。在1969年遴选协会奖获奖作品时，《重见玉岭》已经发行，虽然所有评审委员(荒正人、城昌幸、多岐川恭、角田喜久雄，松本清张缺席)一致支持该作品，但由于发行年份的关系，只能顺延到第二年，于是当年陈舜臣没能获得协会奖。到了1970年，他凭《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第四次获得提名，最终两部作品双双荣获第二十三届协会奖。如果在头两次入围时就获奖的话，就能够遵循乱步奖→协会奖→直木奖这一标准的路线了。

《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同获殊荣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质量上都表现出很高的水准。尽管如此，不免给人留下一种两部作品分享一奖的印象。现在看来，也许《重见玉岭》单独获奖会更好一些。《孔雀之路》讲述的是日英混血的主人公为查访父母的秘密回到日本，遇到了杀人事件，在无意中弄清了过去事件的真相。该作品无疑是一部佳作，只是在



陈氏的悬疑长篇中有一半以上都能达到这一水平。评委城昌幸认为,《孔雀之路》和《重见玉岭》“难分伯仲”,而替代多岐川先生和角田先生成为评选委员的岛田一男和中岛河太郎分别表示,“就读物而言,《重见玉岭》的格调更高,而从推理小说的标准来看,《孔雀之路》的设置更胜一筹”,“《重见玉岭》甜美而感伤,且行文凝练,感觉很好”。最后决定将大奖颁给这两部作品。

中岛先生之所以评价“行文凝练,感觉很好”,是因为《重见玉岭》是在中篇《玉岭第三峰》(《大众读物》1967年7月号)基础上改编而成的长篇。《玉岭第三峰》是陈氏在写作《鸦片战争》的同时发表的一篇小说,所以在时间方面总归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作者本人也曾任在初版后记中透露:“我在为杂志写稿子时,直到最后还耿耿于怀,总想应该更深入一些,写成长篇。此次,在德间书店的鼓励下,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解决了一桩悬案,对于作者来说,个中喜悦不言而喻。”《Sunday每日》1977年10月9日号刊出特别调查栏目“推理小说家推举的三部推理小说”,请各推理作家从海外作品、日本作品以及本人作品中各选一部,当时陈氏选推了乔治·西默农的麦格雷系列(无指定作品)、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本人的作品则是《重见玉岭》。据说这是陈氏非常眷恋的素材,以至于将作为中短篇发表的作品重新改写成了长篇。这在陈氏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并不只是作者自己的迷恋,但凡不怀偏见地将两部作品对比阅读过的,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给长篇版投票。由于《玉岭第三峰》仅在杂志上刊载过,一般不易看到,不过长篇中添加的内容主要是战争场面。中日战争爆发后,入江在前往玉岭的途中被游击队俘虏,偷听到卧龙与映翔对话的场面,以及入江从丹岳回来的途中再次遭受游击队袭击的场面等,在中篇版里是看不到的。对战火的描写场面与其说是为了提高作品的娱乐性,不

如说是为了细腻地刻画战争的背景，为入江逐渐认同游击队的心路历程起到增强说服力的效果。正因为有了这些铺垫，读者也就更容易理解入江最初的动机——“入江被玉岭摩崖佛的稚拙所吸引，其实就是想超越形式的框架，追求个人的自由表现。也许正是因为处于被战争所封闭的时代，所以更想追求那样的自由。”在入江暗中苦恋映翔的部分，中篇版差不多只是着墨于因美貌而引发的一见钟情，在长篇版中由于增加了篇幅，使读者更容易将感情投射到故事之中。同时当入江铤而走险时，读者也就能理解其心情。既然是这样，为何结局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二十五年后，当入江再次踏访中国时，其缘由才真相大白，从而为作品创作了绚丽的结尾。事实上将爱情作为推理的题材，曾是推理小说史上的禁忌，而在这部作品中，恋爱、犯罪以及背景（时代与风景）浑然一体，爱情升华为神秘的罗曼史，芳香扑鼻——这种评价并不夸张。

除了这部作品之外，我们还收录了同样以中国为背景的、浪漫气息飘逸的四部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按背景时代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序的，所以如果将标题的长篇小说放到最后阅读，你就可以穿梭在时间旅程中，纵览从古代中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段历史。

凭借《枯草之根》初试啼声之后，第二年作者又发表了《方壶园》（《小说中央公论》1962年7月刊）和《九雷溪》（同年10月刊）。当短篇集《方壶园》被提名推理作家协会奖入围作品的时候，松本清张赞不绝口，说：“文章写得实在巧妙，宛如在看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中国作品。”虽然该作品写的是一个密室故事，故事里的技巧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杀人动机非常有趣，并且起烘托作用的装饰物和氛围都有着无法形容的妙趣。将作者本人创作的汉诗假托剧中人物所作并穿插在小说中，这种趣味也有着相应的力量。作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一直延续到《重见玉岭》之中。



《蝴蝶之阵》（《小说现代》1971年1月刊）、《第四位香妃》（《小说新潮》1983年10月刊）可归为作者的中期作品，而后者按陈氏推理小说时代的划分则属于后期。如果依照陈氏所言，“我的时代划分方法是，鸦片战争以前为‘古代’，之后为‘近代’（中央公论新社刊《陈舜臣中国历史短篇集一》后记，2000年1月），那么只有《九雷溪》是其近代作品，其他三篇就都要列入古代作品了。每当写到近现代，尤其是中日战争的时候，“作者无论如何都无法使自己成为局外人，但总想摆脱这种束缚，恨不得随时跳出来作一番解释”（《陈舜臣中国历史短篇集二》后记，2000年2月）。而在古代篇《蝴蝶之阵》和《第四位香妃》中，都是先让作者登场，讲述一段考证。这部分不仅没有影响读者阅读，更像电视上希区柯克剧场开始由导演本人出来进行一番介绍一样，邀请读者走进那个不太熟悉的世界。《蝴蝶之阵》中提到日寇隐匿的财宝是否真的存在，名侦探陶展文要探个究竟，收录在本选集已发行的《枯草之根》中的文章《王直的财宝》（在《蝴蝶之阵》中写成“汪直”）讲述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果两部故事一起阅读，相信更能加深兴趣。

《九雷溪》中的史铁峰，据说是以现实中的革命家瞿秋白（1899—1935）为原型。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位大人物，被国民党政府俘虏，后来被枪决。《九雷溪》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也不属于纯粹的密室故事。不过即使里面的杀人圈套有些牵强，犯人不可能在那样的情境下得逞，读者依然会被那种非杀不可的心情所打动。陈氏曾向稻畑耕一郎透露过部分小说的写作方法：“历史小说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种写法，我认为最好是让自己融入那个时代和历史中去。所以需要设定一个虚构人物。也许这个人就是我的化身，也可能是我所向往的人物，或者是我认为不应该变成的那种人。”（集英社刊《陈舜臣中国书库二·鸦片战争（后）》本人作品的周边，2000年7月）接近于实录的作品也是如此，那么通过彻底虚构的方

法，也能够接近历史真相。在地理位置上，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而读这本书让我们跨越时空领略了时隔千年以上的遥远时代——毋庸置疑，这就是读书的快乐所在。

（本文作者为日本推理小说评论家，著有《推理百货店》、《名侦探登场》等书。）



# 目录

001 | 代序

001 | 一 青玉狮子香炉

065 | 二 方壶园

111 | 三 大南营

129 | 四 九雷溪

173 | 五 梨之花

209 | 六 来自相册

233 | 七 兽心图

274 | 解说 野口武彦



# 青玉狮子香炉

透过素英肌肤浸润过的玉，李同源满怀着对她的思慕雕刻、琢磨着。所以香炉可说是他呕心沥血之作，自是舍不得割爱。他甚至感受到了肉体上的痛苦。



## 1...

北京正阳门外的西边，有个地区叫“琉璃厂”。

以前，建造宫殿用的琉璃瓦就在这里烧制。从前通西山的河道就在旁边，对搬运烧制琉璃用的原料土来说有地利之便，所以，就将官窑设在该处。后来，官窑荒废渐渐形成市街，而成为书肆、文具、书画古董店林立的文化地区。

清末，夏仁虎在《旧京琐记》记载：

琉璃厂为书画、古玩商铺萃集之所。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精，往往过于士夫。

1920年，琉璃厂新开了一家卖工艺品的润古堂。这种店在这一带有很多，因此，这家新开的店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况且，这家店像是刻意躲着四周的眼光似的悄悄地开张了。

王福生是润古堂的主人。他原非商人，而是从事翡翠与玉加工的雕刻匠。店铺的出资者是一名叫野口什么的日本人，王福生不过是形式上的店主，几乎是个傀儡。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时值日本大正元年。许多满洲旗人和宫廷官僚都失去了俸禄，而不得不依靠典当度日。他们纷纷卖掉祖传之宝和皇帝赐予的宝物，这对收藏家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那名叫野口什么的日本人，是个在日本拥有几个有力收藏家客户的古美术中介商。他为了采购中国美术品而投资开设润古堂，并以具备工匠诚实性格和鉴定眼光的王福生为名义上的店主。

王福生的寡欲也是野口选中他的理由之一。但是，这仅限于金钱方

面，对于工作，几乎没有人比王福生更加热衷的了。

王福生愿意受雇为店主，是因为收入固定和时间自由。他想做的不是礼品用的工艺品，而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并遗留后世的不朽作品。在此之前，他虽在工艺局工作，但是，无论在经济还是时间方面，都不是那么的充裕。

最反对他接受做润古堂名义上店主的是儿媳妇素英。

王福生有个非常优秀的儿子，以公费生的名义赴日本留学时，在东京与同是留学生的程素英结婚。回国后，他们参加革命运动，而年轻的夫君因为操劳过度，病死于广东。成为遗孀的素英，带着丈夫的遗骸返回北京，并在女子学校教书，自力更生。

时值五四运动的翌年，全国年轻人热衷于投身在这个为了民族的光荣运动中。素英插手夫家的事，在做法上虽有逾越之嫌，但她仍以相当严厉的言词表示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新开的店铺，目的在使中国的文化遗产流失到日本去。她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要留下什么？能留下的也只有依赖本领做出来的上等好玉罢了！如果留在工艺局，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年纪也一大把了。这份工作既能保障生活，时间又充裕，对我而言，真是求之不得呢！”

经王福生这么一说，素英也不吭声了。尽管不是她的责任，但老工匠的独子、她的丈夫死了，且没留下一儿半女也是事实。

——就算公公不接受，总还是会有人扮演这个角色的。

素英如此一想，便放弃了劝说。她是个才二十一岁的年轻遗孀。

开始经营润古堂时，王福生把在工艺局工作的爱徒李同源挖了过来。李同源才二十岁，可是，雕刻玉器的功夫，连师父都不免折服。

“自有记忆以来，就在雕刻玉器了。”



李同源经常如此说道。

李同源很聪明，于是工艺局的书记就教他读书识字。所以，他虽然没有上过学堂，却拥有相当于中学生程度的学力，也懂得会计。

王福生当上润古堂的主人后，便将店务交给李同源，自己则完全投入玉器的雕刻之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玉以后立刻买进，一有空闲就把玩这些玉器。

王福生相信玉是有生命的。不曾被雕刻刀雕琢过的玉，只能算是沉睡着的玉。他认为，将睡着的玉唤醒是自己分内的工作。

另外，据他的说法，玉如果要真正地展现生命力，就必须吸吮人肌肤的精髓，而且必须是女人的肌肤。他让女人怀抱着正在雕刻中的玉。不但如此，工作时，他还让女子坐在一旁，但不是用来充当模特儿。即使他雕狮子狗、龙的时候，也是如此。

年轻时，他让自己的妻子担任这份工作，但是，从很早以前开始他就说道：

“老太婆衰萎的皮肤，已经没有精髓可让玉吸取的了！”

因此，他找了别的女人替代。

开始经营润古堂的时候，他找了个附近卖糖果的寡妇，是个年过三十、散发着成熟韵味的女人。

王福生嗜酒，喝醉了，就经常抓着李同源说醉话：

“的确，你玉雕刻得很漂亮，这个呀！我也承认。不过，如果让我来评断，我的作品有……有人间的温暖，是你雕刻的玉所没有的，可惜呀！”

老实的李同源恭敬地聆听师父说话。可是，无论再怎么说明，他还是不让女人抱着玉，工作时也不让女人待在身边。

（师父刻出来的玉，确实有着不可思议的暖意，属于人的……）

李同源比谁都清楚这个事实。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师父作品中的暖意，是因为吸取了女人肌肤精髓的缘故。